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局与评判

陈文胜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变局。乡村社会的此种巨变,与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整体推进同步,其本质是一种外力推动下的巨变。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观察与分析,既要看到中国农村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要正确面对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突出问题,不可情绪化、意气化和道德化,应秉持本位视角,冷静、客观和辩证地观察与评判。

关键词: 乡村巨变;城市化;泛道德化

中图分类号: D663.2;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1-0011-0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乡村、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中国乡村社会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中。一是社会治理之变。农业税取消之后,乡村、国家、农民之间出现断裂,农村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社会结构之变。乡村逐渐演化为经济多元、利益多元、阶层多元的社会,乡村社区的独立性与组织能力亦逐渐地得以培育与发展,民间性组织不断产生,使乡村社会基础性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三是社会价值之变。追求个人价值、发家致富等思想观念逐渐兴起,家庭、家族、宗族以及传统习惯成为主流,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乡村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根本性变化,也是最为深刻的变化^①。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乡村百年以来的巨变?如何认识和评判诸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情绪化表达?如何留住或拯救为国人热衷和倡导的乡愁?这是正确评判、理解和阐释中国乡村巨变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为乡村中国向何处去而把脉问诊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百年史上的乡村巨变

曾几何时,“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村真危险”的三农问题话语主导了大多数国人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常识性认知。李昌平先生的三农箴言,对理解当代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只是李昌平三农语境下的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乡村,有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农业税费的客观存在。在农业税时代,由于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附加费太多,再加上收缴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使得不少人将三农危机的根源直指农业税。大多数人认为是农业税造成了三农问题的客观存在和三农危机的最终产生。

本着有效治理农村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与危机,2006 年中央政府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破天荒地不再需要缴纳任何税费,反而可以获得各种种粮、农机等补贴。按常理,不用再交税费还可以获得补贴,三农问题理当会自然化解。而事实并非如

^① 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6.

此,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田抛荒大面积存在。在农业税时代,因为要缴纳各种税费,农产品价格低廉,在比较收益考量下,多数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业税费取消后,农民种田不需缴纳任何税费,并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不同程度的补贴。按说,农民对农田应该更加重视,但事与愿违。笔者调研所看到的是,即使不再需要缴纳税费,甚至每亩农田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补贴,但因农产品价格一直徘徊不前,种田在农民看来仍然是不经济的,务农于农民而言仍然是非理性的选择,抛荒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谁来种田”“谁来养活中国”日渐成为一种焦虑亚文化不断蔓延。

即便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的成绩仍然不可低估,应当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方面,农业及农村发展势头整体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并将继续维持。尽管农民不愿意在家种田,务农者妇女化、老年化现象较为突出,但多年来在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指引和强力作用下,不仅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广大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有了大幅度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上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就单个村庄而言,农民对发展的共享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正在提升。以笔者长期观察的湘南偏远某山村为例,村民普遍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是农民居住条件有了根本性改观。全村90%以上农民住上了红砖房,土砖房成为过去时。二是家庭生活条件日渐现代化。走访发现,大部分农户家庭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化家用电器,手机、电话、电脑更是进入千家万户。三是享受型消费品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乡村消费社会日渐走近,不少农民家庭购买了小汽车,空调也成为部分农家的必备生活品,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甚至还在县城购买商品。四是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村级道路硬化基本到达每家每户,自来水成为标配,液化气取代煤、柴火成为新时尚。五是农村环境卫生受到重视。村庄清洁亮化工程得以推行,农村垃圾集中处理成为常态,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正在提升,居住环境得到大大改观。

总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个案均显示,中国乡村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基本上告别了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后来,国家不断推进各种惠农政策,使得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处于百年来最好的时期。

二、城镇化背景下的返乡观察

如何评价乡村,本来就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着才知道。随着乡村的不断城镇化,随着城镇中国对乡土中国的不断扩张,乡愁成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的时尚,实质上是有话语权的城里人在主导和点评乡村与乡下人。一到年前节后,指点乡村就成了具有优越感的城里还乡团的热门话题,为了造舆论,每每都会“拿农村说事”“拿农民开心”。在自媒体时代,这种倾向更是有所扩大化,甚至演变为某种程度上的乡村关注运动。这种运动以各种“返乡体”的流行与传播最为典型。一种是由长期从事农村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学者主导的乡村经验调研。他们抱着了解农村和理解农村的学术研究目的,到各地农村实地调研,写出一篇篇或感性或理性的返乡记。这些经验调研,使用专业化的调研方式,为正确地认识转型期中国乡村巨变提供了丰富养料。另一种则是由一些从事文学、新闻研究或相关爱好者主导的乡村现象观察。他们主要是受乡村社会中某一特定事件启发,或被乡村社会中的悖论性现象刺激,进而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将与中国乡村相关或不相关的现象和事件组合在一起,进行一种带有强烈感性的分析、阅读和理解。此类现象观察,由于抓住的是某一特定现象,这些现象往往社会关注度高,具有极强的新闻价值,容易引起社会共鸣并迅速传播,有的甚至压倒了学者们的乡村经验调研,成为唱衰农村的主角。还有部分作品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或故意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将农村中的某一特定问题无限扩大化,对所看到的极端事件进行粗暴解读。

当下农村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农村唱衰论之所以如此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唱衰论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无限扩大。从客观上说,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发展,甚至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来说,历经几千年小农经济发展积淀的中国乡村,在向现代化整体迈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譬如,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大、能源消耗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等

问题较为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空壳化等问题；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机制缺失问题，已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幅员广阔，区域差异较大。不仅南北差异、东西差距较大，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村落，也因资源禀赋、区域位置、治理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理解中国农村，没有区域比较的视角往往难以做出科学评判。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判断，决不能仅凭单个村庄的社会事实，而是要运用历史的视野、发展的眼光、辩证的思维，理性地看待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

三、理性评判乡村变局

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不可避免地会被改变。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指出：“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①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中国农村。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流动性小，社会结构简单，社会治理相对简单。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农村，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现代中国农村。与传统中国农村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有器物层面的变化，还有观念层面的变化。

乡村唱衰论者对乡村社会器物层面的变化置之不理，对发展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他们看到的常常是乡村社会道德低下、伦理丧失、治理无序和环境破坏。乡村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孝道伦理和邻里互助，全然不入他们的法眼。他们在用城市文明的眼光看农耕文明的乡村，把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进行对比，用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农村应该怎么样，特别是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未能实现的梦想，却希冀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乡村来实现。

毫无疑问，中国乡村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出现在乡村，根子却在城市 and 工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以空心化、空壳化、灰色化等为表征的乡村病，是城市病和工业病在乡村的蔓延。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从城市化与工业化一枝独大的发展现实中找到可能的解释和答案^②。

具有绝对资源优势的城市都没有做好的事情，某些城里的还乡团们戴着有色眼镜，将中国乡村简单地与传统乡村、现代城市甚至是西方样本进行简单对比。其实，他们中不少人不只是对西方乡村具有某种想象成分，即便是对传统中国乡村，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象。所以，在他们看来，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的命运，就是要化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过时的户籍管理制度，赋予农民以权利。这些当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不能忽视的事实还有这么一面，那就是如今绝大多数农民也不是想天天吃肉，转而想多吃水果和蔬菜；过去拼命挤入城市，对土气、乡巴佬等标签十分厌恶，如今却感觉越土越吃香，不仅农村户口一票难求，各种土特产也越来越受欢迎。长远来看，乡村人居环境是最令现代人向往的，珍视乡村甚至回归乡村也定当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又一次转型的开始。如何研判乡村社会变迁的趋势，构建良性互动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是目下的迫切任务^③。

● 收稿日期：2016-05-25

● 作者地址：陈文胜，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3。Email: 443214761@qq.com。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SH076)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李培林,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

② 陈文胜, 陆福兴, 王文强.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政治学研究, 2013, (2).

③ 陈文胜. 论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发展. 中国农村观察, 2014, (3).